



〔美〕J·B·韦斯特

玛丽·林恩·科茨著

# 白宫的第一夫人



新 华 出 版 社

〔美〕J·B·韦斯特 玛丽·林恩·科茨 著

# 白宫的第一夫人

陆幼甫 李增国 马永堂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UPSTAIRS AT THE WHITE  
HOUSE  
MY LIFE WITH THE FIRST LADIES  
A WAR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

根据沃纳通信公司1974年版译出

白 宫 的 第 一 夫 人

J·B·韦斯特  
〔美〕 玛丽·林恩·科茨 著

陆幼甫 李增国 马永堂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插页8张 275,000字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16,000册

ISBN 7-5011-0007-1/K·001

统一书号：11203·076 定价：2.80元

## 译 者 的 话

白宫，不仅是美国总统的办公处，而且是总统一家居住和生活的场所。本书作者J·B·韦斯特一九四一年调进白宫供职，一九五七年接任白宫传达长，直至一九六九年退休离任。传达长实际上就是白宫的总管，专门负责显赫的美国第一家庭的社交活动和生活事宜。作者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他任白宫二十八载的所见所闻，重点描述了从罗斯福夫人到尼克松夫人等六位第一夫人的轶事，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趣闻。

本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可信，情节引人入胜，文字平易流畅，一九七四年九月第一次出版后，曾轰动一时，成为畅销书之一，被美国报界誉为“白宫工作人员迄今撰写的最生动、最有趣、最有价值的回忆录”。

本书原名为《白宫楼上——我同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日子》，因过于冗长，故改为《白宫的第一夫人》。

限于水平，译文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

## 前 言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第一天到白宫上班后，我便开始记日记。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搁笔不记了，因为时局日趋动荡，我担负的责任更加繁重，工作时间也更长了。我决定不再逐日记日记。

从那一天直到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退休为止，我从未产生过著书的念头。一九三三至一九五七年担任白宫传达长的豪厄尔·G·克里姆(我于一九五七年接替了他)虽然读起第一位传达长欧文·H·胡佛所著的《在白宫的四十二年》来如饥似渴，但是每当有人问他是否想写回忆录时，他总是说：“我不是那种轻易食言泄密的人。”

胡佛的那部书记述了一八九一至一九三三年的白宫轶事，历史学家和作家们一直把它称为资料宝库。我退休以后，许多人，包括几位总统夫人，不断鼓励我写一部新回忆录，把胡佛记载的历史延续到今天。于是我尝试着写了这本书。如果这本书能对将来的历史学家有所助益，我也就如愿以偿了。

我十分感激所有给过我鼓励和帮助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已在本书中提到了。

我还想提及在“总统府”工作过的所有忠于职守的无私的人

员——传达员、女管家、司膳男仆、女仆、厨师长、厨师、门役、勤杂工、花匠、园林工、电工、管子工、仓库管理员、技师。他们每个人都希望隐姓埋名，但是我为了讲述某件事不得不提到少数人的名字，为此我谨深表歉意。

人们曾多次问我：“白宫传达长都做些什么事情？”我通常总是回答说：“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还收到过许多学生的来信，询问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有助于担任白宫传达长职务。我只能回答说，需要的主要是工作经验，因为这是只有白宫才有的一项独特的工作，其他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都没有相似的职位。那么如何获得这种经验呢？答案是要在恰当的时间置身于恰当的地点，还要有许多运气。

“白宫传达长”这个头衔是早年沿用下来的，因为那时的主要职责是“引领”事先约好的客人去见总统和总统夫人。近年来很多人一直试图改变这个头衔，但是迄今谁也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名称。

为了使读者对白宫传达长的职责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从美国文官委员会正式制订的职务说明书中摘录下列条文：

- 白宫传达长仅仅听命于美国总统，因此可以说是总统官邸的总管，全权负责指导同总统官邸和庭园的管理活动（包括总统官邸的建筑、维修和改建）有关的行政、财务和人事工作。

- 负责制订行政和管理开支概算和说明开支理由，负责总统官邸的建筑和维修工程……以及分配、管理和恰当使用为这些目的拨出的资金。

- 负责指导和监督总统官邸的大约一百名雇员，包括

人员的遴选、委任、工作安排、晋升、退职和处分等等。此外，还负责管理同建筑物和庭园的维修有关的机械和人员。

- 担任白宫招待员，因此负责接待和照料拜访总统和总统夫人的所有私人和官方客人，这些客人中包括国会议员及其家属、司法部门人员、州长、外国贵宾和国家元首。负责安排留宿宾客的膳宿，使他们生活舒适，帮助他们熟悉官邸的习惯等等。负责在总统官邸安排所有私人和官方招待会、宴会等等，这些活动常常有外国首脑参加，宾客常常多达数百人。负责采购总统一家及其宾客消费的各种食品。为总统和总统家庭的其他成员安排个人约会。

- 负责给询问总统官邸及其陈设、历史以及参观事宜的来信写复信，负责答复国会提出的与总统官邸和庭园以及国宴等等有关的质询。

- 全面负责总统官邸一百三十二个房间的有效使用、清洁和维修。这些房间共有一百六十万立方英尺的空间和价值二百万美元的机械和空调设备。

在我管理白宫的这些年里，我从未接见过记者，也从未谋求抛头露面。我觉得发表关于我的活动的文章会妨碍我的工作。我效忠的不是某一位总统，而是美国总统和白宫。美国总统官邸不仅仅是在这里居住四年或八年的某个家庭的临时宅第。它是拥有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陈设的博物馆，是每年向二百万游人开放的国家纪念馆，是招待国宾的宾馆，近年来又成了保护总司令生命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在四分之一多世纪的岁月里，在白宫正门口的传达室和楼上的传达长办公室里，我认识了埃莉诺·罗斯福、贝斯·杜鲁门、玛米·艾森豪威尔、杰奎琳·肯尼迪、“花大姐”·约翰逊和帕特·尼克松，而且十分钦佩她们。她们每个人的观点不同，生活方式迥异，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给总统府打上了独特的烙印，为美国的传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作为这块国土上的第一夫人，这些妇女从事的是美国要求最严的志愿工作。她们不是选举出来的，从法律角度来说，除了与之立下了婚约的那个人外，她们无需对任何人负责。她们没有官方头衔。“第一夫人”是许多年前一位女新闻记者传播开来的一个词，但是自那以后，它一直是对嫁给称为“总统先生”的那个男人的妇女的唯一称呼。

在我看来，她们每个人都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我将永远非常尊敬她们。

J·B·韦斯特

## 目 录

|                   |       |
|-------------------|-------|
| 罗斯福夫人及其一家.....    | ( 1 ) |
| 杜鲁门夫人及其一家.....    | (42)  |
| 艾森豪威尔夫人及其一家 ..... | (122) |
| 肯尼迪夫人及其一家 .....   | (184) |
| 约翰逊夫人及其一家 .....   | (287) |
| 尼克松夫人及其一家 .....   | (359) |
| 后记 .....          | (378) |

## 罗斯福夫人及其一家

同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相反，埃莉诺·罗斯福不管到哪儿去，从来不是走，而是跑。

她在白宫一个厅的约会结束后，到另一个厅去参加约会时，总是飞快地跑着去，甚至连裙子都飘拂起来。然后，她又全速跑出正门，跳进等候她的汽车，向司机喊道：“我上哪儿去？”

有时她沿着车道匆匆跑出院子大门，到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有时她沿着康涅狄格大街毅然徒步走过整整十个街区，到杜邦广场的志愿者办事处去——回来的路上顺便邀请一些人到家里吃午饭。没有特工人员跟随埃莉诺·罗斯福。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到白宫上班的第一天，我便进入了这种令人畏惧的研究人的举动的过程。那天，我刚刚来给传达长蒙厄尔·G·克里姆当助手，坐在他的靠近正门的办公桌旁边。克里姆先生身材矮小、彬彬有礼，总是穿一身黑色西服。突然，美国第一夫人出现在传达室门口。我立刻站起来。

“罗斯福夫人，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助手J·B·韦斯特。”克里姆先生说。

这位仪态端庄、身材颀长的妇人粲然一笑，向我伸出一只纤细而漂亮的手。她的手握起来柔软得惊人。

“你好，夫人。”我非常紧张，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她穿着浅黑色裙子和白色褶纹罩衫，开始花白的头发松松地拢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说话时声音又高又尖，而且速度很快，我几乎听不懂。

她只向我含笑地点点头，就转过身去对负责安排白宫约会的克里姆先生说：“日本大使要来喝茶。我在红厅见他，但是请你不要让我在那儿同他谈得太久——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谈的！”。

她说完便转身走了。

罗斯福夫人完全清楚，美日两国领导人正在进行一场微妙的舌战，罗斯福总统已使举国上下做好应付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不测事件的准备。看到报纸上关于战争迫在眉睫的警告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消息，就连我这个二十九岁的单身汉也忧心忡忡。

罗斯福夫人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走廊匆匆离去。几分钟以后，陆军部长史汀生、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从正对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北门走进白宫。身穿制服的门役把他们领进传达室——大理石地面的门厅右边的第一个门。

克里姆先生翻开总统约会名单核实了一下，然后领他们上楼去会见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我只负责这种引见，”传达长解释说。“来正式会见总统和总统夫人的客人总是由我们带着去，我们仅仅通报他们的姓名。其余的时间我们管理这座官邸。我每年有十五万二千美元的预算，手下有六十二名工作人员，有权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布置这座官邸和指导这里的工作。”他还说，他手下有两名传达员，

一个叫威尔逊·塞尔斯，另一个叫查尔斯·克朗奇。他们轮流值班，从总统早晨醒来一直到他的贴身男仆晚上安顿他就寝。

我呢，因为会打字和速记，而且据认为不爱多管闲事，所以被从退伍军人管理局调到这里来担任传达长助理。

“我希望你负责安排罗斯福夫人的旅行，处理邮件和协助管理白宫。”克里姆先生对我说。

“总统的邮件也要我处理吗？”我问，心想我肯定会忙得不可开交。

“不，只负责处理寄到我们办公室来的与总统官邸本身有关的邮件。总统和总统夫人的邮件由他们自己的私人秘书处理。”

在这第一天里，我觉得十二英尺见方的传达室简直象个疯人院。整整一天出出进进的人络绎不绝，电话铃响个不停，蜂音器不断地嗡嗡叫。

克里姆先生向我说明了他办公桌上的电子告示板上显示出的各种信号。告示板上写着楼内各个房间、楼道和电梯的名称，蜂音器一响，就出现一个箭头指向其中一个地点。

他说：“这是为了提醒警察、特工人员、门役、传达员注意，告诉他们总统的动向。蜂音器响三下代表总统，响两下代表总统夫人，响一下代表客人——包括总统的孩子。”

这时蜂音器响了一下，电子告示板上的箭头指向“电梯”。须臾，总统的儿媳约翰·罗斯福夫人走进来。她是在前往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看望生病的丈夫途中顺便到白宫来的。这位年轻妇女说：“今天下午我要把他接到这里来住几天。”

克里姆先生给管房子的工作人员写了张条子，要他们为约翰·罗斯福准备一间卧室。

“他病得很厉害吗？”我问传达长。

“其实没什么大病，”他说，“你在这儿打个喷嚏，他们就会说是肺炎。这儿的人就会大惊小怪。”

住宿客人，包括“食客”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歌剧明星格雷斯·卡斯塔格内塔、亨里克·范隆<sup>①</sup>，不断出出进进，简直想把白宫当成他们的家。

克里姆先生说：“我们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卧室里，希望他们呆在那儿不要乱跑。”然后他低声说：“伍尔科特先生真难缠。本来只应该住两天，他却赖着住了两个星期。夜里不管什么时候都打电话要咖啡，还把客人直接领到他的房间里去。”

身材矮小的秃顶的克里姆先生丝毫容不得违背礼仪和品德上的最高准则的任何行为。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眉毛似乎总是高高扬起。每当他的主人出现时，他几乎都要咋的一声立正，深鞠一躬。

“你对总统要称呼‘总统先生’，”他指示我说，“对总统夫人要称呼‘夫人’。”

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埃莉诺·罗斯福。她不断跑进跑出传达室，每出现一次她的灰白头发都显得更加凌乱。她递给克里姆先生一张新的约会名单，转眼间又出去了。当她再次进入传达室时，说实话我感到有一股风。

“弗朗西斯·帕金森·凯斯要来吃午饭。”她说完便嗖地一声出了房门。

克里姆先生从办公桌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一张座位卡，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写上这位女小说家的名字，然后带我穿过大厅向

---

<sup>①</sup> 亨里克·范隆，荷兰作家（1882——1944），另译房龙——译注。

右拐进小餐厅。他指示“午饭增加一个座位”，然后把我介绍给侍役长阿朗索·菲尔兹。

挨着国宴厅的小餐厅里安排了十六个人的席位。克里姆先生说：“这几乎不是家宴。她差不多每天都在这里举行午餐会。”

在中午事情比较少，吃午饭的客人开始闲谈的时候，或者在一批客人走了，而下一批客人还没来的空闲时间里，克里姆先生就悄悄地向白宫工作人员——侍役长和司膳男仆、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门役、园林工、技师、管子工、木工、电工、油漆工、司机——交待这一天的任务。

到下午，我已经同使总统官邸保持正常运转的大多数工作人员见了面。下午四点钟，我看见克里姆先生领日本大使进入红厅去同罗斯福夫人喝茶。

克里姆先生返回距离红厅只有几码远的传达室后说：“她没有换衣服，也没有梳头。”过了十五分钟，他瞥了一下手表，然后按照罗斯福夫人的吩咐走进红厅，去帮助她结束这次气氛紧张的约见。

回到家里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一整天都在怀疑我是否会喜欢这个工作。第一天的印象不太深刻，明天我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第二天，值班传达员查尔斯·克朗奇领我乘电梯上二楼。电梯一开，特工人员用轮椅把美国总统推了进来。我诧异地瞪大了眼睛。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真的瘫痪了。我立刻明白为什么这个事实一直如此保密。大家都知道总统患了脊髓灰质炎，后来神奇地恢复了健康，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种疾病使他完全残废了。

我以前见过总统，那还是三年前他的竞选专列经过衣阿华州

的克里斯顿市的时候。

我那时在一家商店当簿记员。“你为什么要去看看这个家伙？”老板问我。“他就是在大街对面，我也不屑过街去看他一眼！”

但是，这毕竟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克里斯顿停留。为了看他一眼，我跑到火车站去，尽管他是个民主党人。（我发现我的老板也在人群里。）

我们都听说他“瘸了”，走路大概一瘸一拐的，但是当时他同他夫人站在竞选列车车尾的讲台上，看上去强壮、健康、精力充沛。他的脑袋很大，肩膀宽阔，胸脯也很丰满，站在那里足有六英尺多高。我已经记不得他讲演时说的任何一句话，但是我注意到他身上有一种气质。我当时心里想，他确实充满活力。

现在，我看着他坐在轮椅里，那种活力已荡然无存。他的苏格兰种小黑狗法拉跑进电梯，门关上了。克朗奇把我介绍给罗斯福先生。电梯厢里十分拥挤，我居高临下地站在美国总统身边，感到很不自在。返回一楼的两分钟是漫长的。罗斯福先生坐着轮椅出去时，对我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笑容。

他说：“你将不得不花费一段时间才能赶上克朗奇先生打字和作记录的速度。”克朗奇听了眉开眼笑。

我不久便得知，白宫工作人员特别注意保守罗斯福先生不能走路的秘密。他们在白宫各处专门为总统的轮椅修了坡道。在举行国宴时，司膳男仆先安顿总统在餐桌边坐下，把轮椅藏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然后才让客人进宴会厅。在东大厅举行仪式时，等所有的客人到齐后，门役悄悄把挂着红天鹅绒门帘的两扇门关好。然后罗斯福先生坐轮椅到大厅门口，让人把他扶起来，我们再打开门，掀起门帘。总统扶着一名助手的手臂挪动两步到讲台跟前，他讲话时可以把身体倚在讲台上。不准拍照。他每次进入

会场都象演戏一样。

在举行正式招待会时，园林工在蓝厅南端临时用盆栽蕨类植物组成一道墙。一个象自行车座一样的特制座位放在这些植物之间，刚好够总统坐在上面，而且看上去又象站在那里。他的两条腿已经萎缩，毫无用处，不能使他保持平衡。他带着一副沉重的钢支架，只有借助于某个人或某个物体的帮助才能保持直立姿势。

在初到白宫工作的第一周里，我一直在观察出入白宫的人，其中包括大使、陆军部长、财政部长以及无处不在的霍普金斯先生。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首先是德国军队已席卷欧洲大陆，现在又威胁着英国；其次是日本打进中国内地。我发现，来见总统的人都同援助盟国的租借计划有关。这个计划已于三月十一日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最后将使美国耗资五百亿美元。

总统官邸始终宾客盈门。但是由于我是坐在离正门不远的地方，我不久就发现，到白宫来的人分两类：一类是总统的客人，另一类是总统夫人的客人。

## 二

对罗斯福一家来说，白宫就象一座大旅馆。埃莉诺·罗斯福的客人，从清晨到深夜络绎不绝。白宫始终高朋满座，其中有些人一住就是几个月，有些人是她从街上顺便请来的。有时她邀请的客人太多，竟然记不清他们是谁了。

在我的记忆中，罗斯福夫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吃过饭。她常常身穿宽松的晨衣从她那间简朴的小卧室出来，走进明亮的西休息厅，招待住在白宫里的各种客人、因公事赴约的来宾或朋友们吃饭。吃早餐的时候，两名司膳男仆从一楼送上来的熏肉和鸡

蛋通常已经凉冰冰的了。

吃午饭时，她总要邀请一些客人来一道进餐。只要她在白宫，司膳男仆每天都要在一楼的小餐厅准备十二个人的午餐。她亲自安排座位，亲自跑到传达室拿座位卡片，有时自己动手在卡片上书写客人姓名，有时则把卡片交给克里姆先生去打印。每次临开饭前都至少又增加两个人。

她举行宴会时，宾客都系黑领带，虽然他们通常全都是“工作”客人，即参加她所感兴趣的那些计划的人员。她感兴趣的有生存田园<sup>①</sup>、全国青年事务管理局、单身妇女工作团、公共事业振兴署以及其他一些同社会福利或社会正义有关的计划。除了国宴以外，总统很少露面。

每逢星期天晚上，罗斯福夫人的餐厅俨如欧洲的沙龙。总统如果身体很好，他一定会来倾听客人们谈话。他们中间有作家、艺术家、女演员、剧作家、雕塑家、舞蹈家、旅行家和罗斯福夫妇的世交好友，还有大使、最高法院法官、内阁成员和总统的顾问。

埃莉诺·罗斯福用她从海德公园村<sup>②</sup>带来的大平底银火锅炒鸡蛋招待客人。但是主菜是聊天。

我们把这道菜称为“脑筋炒鸡蛋”。

罗斯福夫人经常在二楼她的两居室房间里招待她的私人客人。她的起居室色彩单调，室内有一张沙发和一张写字台，附有一间小梳妆室。梳妆室里有一张狭窄的单人床，她晚上就睡在那里。象她丈夫那套房子里一样，她的房间四壁挂满了镶镜框的照

---

① 生存田园是失业工人办的自救农场——译注。

② 海德公园村——纽约州东南一村镇，罗斯福的出生地——译注。